

异托邦的构建

——从小说诗学视域角度分析《黑暗地母的礼物》

刘晶*, 熊智浩

文华学院中文系 湖北武汉

【摘要】残雪在《黑暗地母的礼物》中采取主题为核心，对纷繁复杂的人物通过关键词的概括来把握人物的存在编码，通过关键词的改变来展现人物存在状态的流变，通过反复叙事的小说诗学手法揭示不同人物之间深层本真意义上的共通性，以求达到主题的强化。残雪通过自己的小说诗学理论，对整个文本中的具体符号进行了去历史化的抽象处理方式，从而创造了异托邦的“文学神话”这样一个全新的诗学空间。而对于作品时间，残雪通过进行形而上学化的表达，遮蔽了经验性时序（对过去的意识进行遮蔽），凸显残雪自身的指向未来的，注重可能性的时间哲学。残雪将自身的诗学凝练为表演，通过表演功能探索小说的未来存在方向，这种哲学实验小说，未必不是未来小说创作的新模式。

【关键词】残雪；《黑暗地母的礼物》；小说诗学；关键词叙事；时间哲学

【基金项目】文华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资助（项目编号：J0900640308）

【收稿日期】2025 年 2 月 14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3 月 17 日

【DOI】10.12208/j.ssr.20250095

Conception of heterotopia

——Analysis of *The Gift of the Dark Earth Mo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vel poetics

Jing Liu*, Zhihao Xiong

Wenhua Colleg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Hubei

【Abstract】In *The Gift of the Dark Earth Mother*, Can Xue employs a theme-centered approach, encoding the existence of complex characters through keyword summarization and revealing character transformations through changes in these keywords. Through repetitive narrative poetics, she unveils the deep, authentic commonalities between different characters to reinforce the theme. Can Xue, through her theory of novelistic poetics, applies a de-historicized abstraction to the specific symbols throughout the text, thereby creating a new poetic space of "literary mythology" as heterotopia. Regarding the work's temporality, Can Xue employs metaphysical expression to obscure experiential chronology (concealing consciousness of the past), highlighting her own future-oriented temporal philosophy that emphasizes possibility. Can Xue crystallizes her poetics into performance, exploring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novel through performative functions. This philosophical experimental fiction may well represent a new mode of future novel writing.

【Keywords】Can Xue; *The Gift of the Dark Earth Mother*; The poetics of novels; The narrative of keywords; The philosophy of time

残雪的长篇新作《黑暗地母的礼物》以洋洋洒洒的七十余万字再次实现了残雪自己的突破与创新。在几十万的作品《黑暗地母的礼物》里面，写的大部分

都是趋近于完美的理想主义者，男女之间的爱情占据了大部分篇幅，并以此为框架细分了爱情、亲情和友情^[1]。残雪把自己这部小说叫做哲学实验小说，所显示出

*通讯作者：刘晶，湖北武汉人，文华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与文化理论、新媒体写作的研究；

第二作者简介：熊智浩，湖北黄石人，文华学院 2021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基金项目：文华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资助（项目编号：J0900640308）

的小说诗学就是用带有实验性的手法构建异托邦的空间,用带有哲学性的叙事探讨指向未来的时间。

在整个文本中,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线索被刻意的解构。文本由一个又一的作为存在主体的人物为线索,所要展现和还原的正是人在可能性中本真状态,以及人为了自由而展现的能力和努力。残雪认为“人物的个性特征都与公认的表层区分无关,它们的设定只根据一件事,那就是主题的、灵肉的、自我的需要。”^[2]这就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而寻求的是作为存在的人的主题作为核心的叙事模式,让作者自身可以进行表演,有更大的创造力。承载这样一个主题的叙述模式肯定是带有实验性质的。实验性还体现在空间观上,小说因为世界图景上地理与社会历史的模糊性,有了创造新空间的可能性。这种新空间是一种异托邦空间,这是一种可以进入的空间,这在种空间中是充满了和谐与真美的。这种空间是未来的空间,是可能的空间,又带有了哲学意义上时间观的重构。

1 主题为核心的关键词叙事

同样注重写作艺术探究的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就早有对小说复杂性的讨论,他指出小说时是具有精神的,而这个精神就是独属于小说的复杂性。每一部小说都在对读者说“事情远比你想象中复杂”。^[3]这是小说中的永恒真理。而他给出的答案则是运用捉住自我的心理分析方法——捉住那个自我对于存在问题的疑问本质,捉住它的存在编码。这些存在编码是由若干个关键词组成的。残雪采用的也就是这种关键词的组织情节的方法。

在《黑暗地母的礼物》中,人物纷繁复杂,三教九流都包含其中,从五里渠的老师学生们,到读书会的作家读者们和水蜜桃小区的老人们无所不包,似乎每个人物都不同,但每个人物都有共通性存在。揭示这一种存在论上的共通性,展现作为生存本真的人的可能性,这就是小说的主题或者说灵魂。而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就是因为他是一种具有可能性的存在,是变化的存在,因此作者对人物进行哲学性的关键词式叙事并在恰当的时间改变关键词,并以此构成情节上的改变。

在整个文本中,煤永老师、他的女儿小煤老师、飞县读书会组织者鸦,并且其他的人物以及关键词都是依据其派生出来的。

在以煤永老师作为视角的叙述中,他是矛盾的。矛盾,是组织煤永老师他的情节的关键词。他和女儿的关系是捉摸不定的,他无法描述自己和女儿处于何种关系当中,他对爱情的态度也是模糊的,以至于他的爱人

农根本看不透他,既对他感到熟悉,又对他感到陌生,以至于后来农同他的关系慢慢变化。他在小说叙述开始时就对年轻女教师张丹织有好感,但因为他自己矛盾性,他又无法和她在一起。他作为事业的教学,又是坚定的。他一直处于可能性的矛盾中,他总是处于某种探索和否定自我的过程当中,从而发现新的自我。

在对小蔓的叙述中,出世和入世则是关键词。在五里渠之前的小煤,可以说是出世的小煤。“她的手气很灵,她属于“游手好闲”的那类青年,”^[4]这是一种出世的生存状态。她喜欢着雨田,因为雨田象征着出世。雨田每时每刻都想去非洲,这也是一种抽象的出世行为,因为他说不清去的国家,重视的是去这个过程。小煤在梦中也经历这一过程,她明白了这种出世不是自己想要的状态,于是她和过去的自己割裂开来,和雨田分手,转向入世,成为了一名五里渠小学的老师。

关于鸦,关键词则是拯救与被拯救。鸦是他的男友洪鸣老师的拯救对象,但仅仅依靠他者的拯救是失败的。鸦有间歇性的神经不正常,洪鸣老师总是要抽出很多时间来陪伴她,用各种办法来疗愈她,都没有见效。鸦因为自己的病到来乡下,她在乡下养病的却实现了自我的拯救,靠的是读书会的建立。通过读书会的交互,她开始变得明朗起来,她开始有了反思,“从前的有些事真是她做的吗?那时的她到底怎么回事。”^[5]至此她完成了对自己的拯救。她也通过读书会对她人进行积极的拯救,如苇嫂和玫瑰姨。她们都在读书会里通过鸦的帮助读懂了书,进入了新的生存状态。

对于主题的深化和因素的改变则是通过对关键词的反复叙述来达到的。因为小说的人物是受关键词支配,而体现了哲学性的关键词不可能是只有一组,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一次性的叙述不可避免的导致事件与人物的片面和简单化倾向。打破这种困境的方法就是进行反复叙事,每一次的重复都提出了新的见解与动机。在煤永老师的叙述中,他是一个矛盾者。但在以小蔓,张丹织老师为叙述者的部分,煤永老师又是一个完美的父亲,一个深奥的实践者,小蔓评价煤永老师作为父亲经验丰富,张丹织则感到煤永老师的确是很深奥的人,深奥得到她自己无法企及。在其他人的章节里,五里渠学校的校长——许校长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独行者,是一个能掌握学校一草一木动向的神明一样的存在。可是在许校长一章,这一个形象又通过反复的叙事对他进行了解构。他是一个渴求爱与被爱的老年人,他也有情欲的追求。

2 虚构背景下的世界图景

小说既是空间结构,又是时间结构。文本通过对背景进行虚构化处理,达到空间结构上的含混。建立在此之下的世界图景,也就有了形而上的色彩。

在文本中,地理背景和社会背景被进行抽象化、模糊化处理。在文本中出现的地名只有地名的意义,只是一个符号,不再具有原型化的特征,更没有了地域色彩。飞县,五里渠,都市,都是如此。我们无法确切指出这些地方的具体位置,但这些地点又确实可以进入,可以到达。这就为存在于地点中的异托邦场所提供了空间证明。同时文本中的社会背景被进行了模糊化处理。在文本中,有关政治与权力的声音减少了,我们无法知道,是谁在管理飞县,是谁在管理城市。唯一出现的一次是许校长到教育部去上交材料。值得注意的是接待他的直接是部长本人,而且在整个过程中部长和许校长的权力地位是平等的,部长称呼许校长的人称是“您”,最后的结束则是“他们握手道了再见”。在许校长的小学里,校长、学生、老师这三个主体,他们的权力也是平等的。

抽象模糊的背景上建立的则是异托邦组成的世界图景。异托邦是福柯提出的,一种与乌托邦在特征上相反的空间理论。福柯认为异托邦与乌托邦相比,它具有了实存性,不再是仅存于空想之中,因为,在这些异托邦中,所呈现出的各种空间标志是实存的,并且这些空间上标志(即具体的处所)能够在某些具体的叙事记载中有相对应的真实场所,这些真实的场所以一种受人指摘的、头足导致的方式表现出来,在福柯自己的例子中就是精神病院等场景。因此福柯表明:“这种场所在所有场所以外,使实际上有可能指出它们的位置”,“因为这些场所与它们所反映的,所谈论的所有场所完全不同,所以与乌托邦对比,我称他们为异托邦”。乌托邦与异托邦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与现实空间都处于某种对立关系之中,但是乌托邦无法在现实中找到,而异托邦则真实地存在于现实之中^[6]。

此种兼具神话和真实双重属性的异托邦在文本中比比皆是。而异托邦之间也没有特定的界限,彼此交叉。五里渠小学是文本中的第一个异托邦式的地点。在文本中,人们都知道小学的位置,它就在五里渠,可以通过坐车到达。可是它有没有一个准确的精准的范围,它可以在云雾山的大地下,可以在坟地旁,有时又有学生在山上的寺庙里上课。在这个学校中,学生没有固定的课程,“学生们散布在城里和山里,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哪怕只是游荡也行。”^[7]老师没有固定的教学,在小煤老师的教材中是让学生“呼风唤雨”,张丹织老师教

授学生飞翔的姿势,云医老师教学生如何深入探索大地。猎人们成为老师后,教授孤儿团的孩子培养对自然的敏感性,敬畏心。这些活动都是在云雾山中进行的。云雾山和五里渠小学这两个异托邦的交叉并没有冲突和矛盾,反倒是体现了一种和谐性。人深入自然,以自然为师,倾听黑暗深邃的地母的声音。作为场所异托邦的读书会,承载的是人与人真正的沟通。人物在读书会使用的语言的性质是反逻各斯的。这种语言在日常生活中是无法正常述说的,但在文本中,它承担的是一种身体性、非理性的功能,它的所指象征着这个文本所代表的黑暗大地母亲,也就是自然的形象。在残雪看来:当然这个肉欲或自然仍然要通过感性精神来表达,只是这种表达不再是逻各斯的那种明确的表达。^[8]甚至可以说读书会的交流不是通过语言来进行交流,而是通过文字进行交流,鸦和来自波兰的男作者进行交流使用的正是小说一样的语言,尽管这种语言没有任何的逻辑性,但男作者还是给出了回应,尽管这种回应的能指无法对应上所指,但是鸦却能心领神会。

这一种本真的交流传达的是直接性意义,在文本中戴姨和古平作为作者的相互交流也是通过描述阅读对方作品的感受来进行的,戴姨称赞古平的作品在国内文学圈里与众不同,古平则说戴姨的作品让他晚上没有能合眼,两个人物看似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但互相钦佩的直接性意义却已经传达了。

3 指向未来的时间结构

由于时间和思维方式具有原生性的共在关系,而对待时间的观念和态度有两种,一种是普罗大众处于在世生活中使用的形而下的时间。这种对于时间的思维方式,毫无疑问依存于大众所感知到的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的时间依存于自然计时方式(日出日落)、生活化的计时方式(早中晚三餐)和历史事件的计时方式(后XX时期),所以这种时间观念只是一种“计时”。这样的时间观念,只能是依附性和机械性的物理时间。而另一种时间则是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的时间观,而残雪则关注的是这个形而上的时间观。

经验性的时序在文本中很混乱,是因为它被遮蔽了。即使整体上的时序还是采用的正常的叙述时间,故事始终进行的还是正常的变化,煤永老师与其他人的关系还是在进展,但依然给人以碎片化体验。这是因为视角的原因,原本属于自己的经验性的时间感受,却要在他人的视角中才能得到证实。而且在视角不同的叙述中,没有关于这些人经历的一个准确的时间,时间的跨度似乎也被遮蔽掉了。遮蔽掉机械性的时序后,深

层的时间结构就显得清晰了。

深层的时间结构是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性问题。在文本中每个人物都是有过去的,但是他们的过去意识却稍显单薄。煤永老师的第一任妻子过世之后,奶妈茵依的出现给他带来了温暖,关于那段黑暗岁月的记忆仿佛烟消云散了一般,而他和第二任妻子相处了七年的农分手时,这种痛苦也只维持了一瞬,而煤永又转向了年轻的张丹织了。飞县读书会的主人鸦,她也有着痛苦的过去,她曾经有着心理问题,这个问题严重到她甚至自杀过一次,可是在读书会走上了正轨之后,她的问题就解决了,她自己甚至不知道是怎样解决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文本中,人物的过去像是没有扎下根,遇到现在的洪流就被冲散了。处于当下的现在时间是流动的。人物处于现在,可现在却时时刻刻都在有新的新奇变化,丧失了固定性,现在在文本中显得如此的“短暂”。现在不再是一个状态,而是一个媒介,通向未来的媒介。煤永老师由和农相爱到分手再到与张丹织女士的爱增加,小蔓由和雨田分手到和云医相爱,鸦由和洪鸣老师的相爱到和猎人阿迅的好感增加,都展示了现在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无根,现在不定,因此未来是最重要的。从这个角度说,黑暗地母的礼物,是未来的礼物,是可能性的礼物。人物永远活在可能性之中,因为每一个的故事并没有完结,煤永老师到底和张丹织如何了,小蔓和云医的进展,都是处于一种可能性之中,相当于未完待续的省略。

时间结构是指向未来的,这也与残雪哲学性的小说诗学理论相吻合。这部小说里面提出人类未来的可能性,人类该如何存在,是沉湎于过去,满足于当下,还是指向未来,小说给读者指出了一种方向,这是以往的小说里面没有的。实验作为残雪的诗学“野心”之一,也做出了重大突破,她建构现代人的心灵与肉体合一的异托邦,所有以往的艺术和思想的规律在她的作品中都被再造了,文本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新的功能——表演功能^[8]。

4 结语

《黑暗地母的礼物》是残雪以实验性,哲学性的小说诗学理论为导向创作而成主题与关键词,异托邦的建构集中体现了小说难以掩盖的实验性,而深层时间结构指向未来,探讨人类的未来,是哲学性的尝试。残雪试图让展现人物真实的自我,让作者的创造力取代文本的逻辑理性,达到一种表演的艺术感,达到一种“灵肉和谐”和“物我交融”的新状态。

残雪的小说诗学,试图寻找的是人的可能性。残雪的哲学实验小说,未必不是未来小说创作的新模式。

参考文献

- [1] 吕聪聪,孙宏哲.文化诗学视阈下残雪《黑暗地母的礼物》的精神诉求[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08):203-204.
- [2] 残雪.探索肉体 and 灵魂的文学——访美讲演稿(上)[J].名作欣赏,2017(01):12-17.
- [3] [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唐晓渡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
- [4] 残雪.《黑暗地母的礼物》[J].芙蓉.2015(06):2.
- [5] 残雪.《黑暗地母的礼物》[J].芙蓉.2015(06):2.
- [6] 蔡伟.乌托邦理论的传统特征与当代转向[D].华东师范大学,2011.
- [7] 张杨.论残雪《黑暗地母的礼物》中的乌托邦建构[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8(04):38-43.
- [8] 残雪.《黑暗地母的礼物》[J].芙蓉.2015(06):2
- [9] 残雪.探索肉体 and 灵魂的文学——访美讲演稿(下)[J].名作欣赏,2017(04):10-15.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